



# 基督山恩仇记

LE COMTE DE  
MONTÉCRISTO

世界名著文学经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山恩仇记 / (法) 大仲马 (Dumas A.) 著 ; 郑克鲁译.  
-南京 : 译林出版社, 2002.7 重印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书名原文 : Le Comte de Monte-Cristo  
ISBN 7-80567-516-3

I. 基... II. ①大... ②郑...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1290 号

书 名 基督山恩仇记  
作 者 [法国] 亚历山大·大仲马  
译 者 郑克鲁  
责任编辑 韩沪麟  
原文出版 Librairie Générale Française, 1973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 - m a i l yilin@yilin.com  
U R L [http // www.yilin.com](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印 刷 滨海印刷三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9.25  
插 页 4  
字 数 1112 千  
版 次 2000 年 3 月第 2 版 2002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567-516-3/I·272  
定 价 (精装本)4.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目 次

五十五	卡瓦尔坎蒂少校.....	675
五十六	安德烈亚·卡瓦尔坎蒂 .....	687
五十七	苜蓿小园.....	700
五十八	努瓦蒂埃·德·维勒福先生.....	712
五十九	遗嘱.....	720
六十	快报.....	729
六十一	园丁如何除掉偷吃桃子的睡鼠.....	738
六十二	鬼怪.....	748
六十三	晚宴.....	758
六十四	乞丐.....	769
六十五	夫妻龃龉.....	779
六十六	结婚计划.....	789
六十七	检察官的办公室.....	799
六十八	夏季舞会.....	810
六十九	调查.....	819
七十	舞会.....	830
七十一	面包和盐.....	840
七十二	德·圣梅朗夫人 .....	845
七十三	诺言.....	857
七十四	维勒福的家墓.....	886
七十五	会议记录.....	896
七十六	小卡瓦尔坎蒂的进展.....	908

七十七	海蒂.....	921
七十八	雅尼纳来鸿.....	943
七十九	柠檬水.....	963
八十	指控.....	976
八十一	退休面包商的房间.....	982
八十二	撬锁 .....	1002
八十三	上帝的手 .....	1017
八十四	博尚 .....	1024
八十五	旅行 .....	1031
八十六	审问 .....	1043
八十七	挑战 .....	1057
八十八	侮辱 .....	1064
八十九	黑夜 .....	1075
九十	决斗 .....	1083
九十一	母与子 .....	1096
九十二	自尽 .....	1103
九十三	瓦朗蒂娜 .....	1113
九十四	吐露爱情 .....	1121
九十五	父与女 .....	1134
九十六	婚约 .....	1144
九十七	通往比利时的大路 .....	1155
九十八	钟瓶旅馆 .....	1163
九十九	法律 .....	1176
一〇〇	幽灵 .....	1187
一〇一	下毒的女人 .....	1194
一〇二	瓦朗蒂娜 .....	1201
一〇三	马克西米利安 .....	1207
一〇四	唐格拉尔的签字 .....	1217
一〇五	拉雪兹神甫公墓 .....	1230

一〇六	分钱 .....	1245
一〇七	狮窟 .....	1262
一〇八	法官 .....	1270
一〇九	刑事审判 .....	1280
一一〇	起诉书 .....	1287
一一一	抵罪 .....	1294
一一二	动身 .....	1304
一一三	往昔 .....	1317
一一四	佩皮诺 .....	1330
一一五	路易季·瓦姆帕的菜单.....	1343
一一六	宽恕 .....	1351
一一七	十月五日 .....	1357

## 五十五 卡瓦尔坎蒂少校

无论伯爵还是巴蒂斯坦告诉莫尔赛夫，卢卡人少校要来访，都没有撒谎，但这次来访却给基度山用作借口，拒绝阿尔贝向他提出的宴请。

七点钟刚敲响，贝尔图乔先生按照主人吩咐，在两小时前已动身前往奥特伊。这时，一辆出租马车停在公馆门口，马车让一个五十二岁左右的男人在铁栅门旁边下车以后，便好像羞愧万分似地溜烟走了。这个男人身穿黑色肋形胸饰的礼服，这种式样看来在欧洲好像不会消失似的。一条宽大的蓝呢长裤，一双还很干净的皮靴（尽管不是锃亮的，而且鞋底厚了一些），麂皮手套，一顶帽子形状近似宪兵军帽，白色滚边的黑衣领，要不是衣领的主人特意穿在身上，真可以看作一个枷锁。这个人就穿着这样一套别致的服装，在铁栅门拉铃，打听这里是不是香榭丽舍大街三十号，基度山伯爵的公馆，得到门房肯定的回答以后，他走了进来，在身边掩上门，朝石阶走去。

这个小脑袋棱角突出、头发花白，髭须浓密灰白，巴蒂斯坦一眼就认出了他来，巴蒂斯坦已知道来客的准确相貌特征，在门厅底下等候他。因此，他一在这个聪明的仆人面前通名报姓，基度山就得到了他来的通报。

陌生人被带到朴素无华的客厅里。伯爵在那里等候他，并含笑迎上前来。

“啊！亲爱的先生，”伯爵说，“欢迎之至。我在恭候大驾。”

“大人确实在等候我呀。”卢卡人说。

“是的，我得到通知，今晚七点钟您到达。”

“我到达？您这样得到通知？”

“一点不错。”

“啊！好极了！不瞒您说，我担心会忘了这样小心周到呢。”

“忘了什么事？”

“忘了通知您。”

“噢！不会的！”

“您有把握不会搞错吗？”

“我有把握。”

“大人今晚七点钟等的就是我吗？”

“正是您。不过让我们证实一下。”

“噢！如果您等的是我，”卢卡人说；“那就用不着了。”

“恰恰相反！恰恰相反！”基度山说。

卢卡人显出有点不安。

“那么，”基度山问；“您可是巴尔托洛梅奥·卡瓦尔坎蒂侯爵先生？”

“我正是巴尔托洛梅奥·卡瓦尔坎蒂。”卢卡人高兴地说。

“前少校，曾在奥地利服役？”

“我当过少校吗？”老军人胆怯地问。

“是的，”基度山回答；“您当过少校。您在意大利的军阶，法国人是这样称呼的。”

“好，”卢卡人说；“我求之不得，您明白……”

“再说，您不是自动到这里来的吧？”基度山又问。

“噢！当然不是。”

“别人要您来的吧。”

“是的。”

“是那位杰出的布佐尼神甫？”

“正是！”少校高兴地大声说。

“您带了一封信？”

“这就是。”

“没错！您一清二楚。给我吧。”

基度山接过信拆开来看。

少校睁大眼睛望着伯爵 ,又好奇地扫视房里的每一样东西 ,然后回到房子主人身上。

“不错……是这个亲爱的神甫 ;卡瓦尔坎蒂少校 ,卢卡的一个高尚的实干家 ,佛罗伦萨卡瓦尔坎蒂家族的后裔 ,”基度山边看边念 ,“每年收入五十万。”

基度山从信纸上抬起头 ,表示敬意。

“五十万收入 ,”他说 ;“哟 !亲爱的卡瓦尔坎蒂先生。”

“有五十万吗 ?”卢卡人问。

“写得清清楚楚 ,该是这样 ,布佐尼神甫对欧洲所有的大富翁都了如指掌。”

“就算有五十万吧 ,”卢卡人说 ;“但我以名誉担保 ,我没想到有那么多。”

“因为您有一个管家在偷您的钱 ;有什么法子呢 ,亲爱的卡瓦尔坎蒂先生 ,这是避免不了的事 !”

“您刚给我开了窍 ,”卢卡人严肃地说 ;“我要把那个家伙赶出去。”

基度山继续念道 :

“‘他只有一件不如意的事。’”

“噢 !天哪 !是的 !只有一件 ,”卢卡人叹口气说。

“就是要找回他的爱子。”

“爱子 !”

“‘他小时候要么被他高贵家族的仇人 ,要么被波希米亚人劫走。’”

“在五岁时 ,先生。”卢卡人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 ,举眼望天。

“可怜的父亲 !”基度山说。

伯爵继续念 :

“‘我告诉他 ,十五年来他徒劳地寻找的儿子 ,您能帮他找到 ,这使他有了希望 ,精神振奋 ,伯爵先生。’”

卢卡人带着难以描述的不安表情凝视基度山。

“我能找到。”基度山回答。

少校挺直身子。

“啊！啊！”他说；“那么这封信从头到尾说的都是实情？”

“您怀疑吧，亲爱的巴尔托洛梅奥先生？”

“不，决不怀疑！怎么会呢！像布佐尼神甫这样一个庄重的人，这样一个谨言慎行的人，是不会开这种玩笑的，但您还没有念完呢，大人。”

“啊！不错，”基度山说；“还有附言。”

“是的，”卢卡人重复说；“还……有……附……言。”

“‘为了省得卡瓦尔坎蒂少校在银行里提款，我给了他一张两千法郎的汇票，作为他的旅费，另外再让他从您那里取走您还欠我的四万八千法郎。’”

少校带着明显的焦虑不安注视这个附言。

“好的！”伯爵仅仅说了一句。

“他说好的，”卢卡人喃喃地说；“这样……先生……”他又说。

“这样？……”基度山问。

“附言也这样……”

“附言怎么样？……”

“也同信的正文一样，为您所接受吗？”

“当然。布佐尼神甫和我，我们有帐务往来，我不知道我是否还正好欠他四万八千法郎，我们之间不在乎几张钞票。啊！您这样看重这个附言吗，亲爱的卡瓦尔坎蒂先生？”

“不瞒您说，”卢卡人回答；“由于完全信赖布佐尼神甫的签字，我没有另外带钱，所以，如果这笔来源告吹的话，我在巴黎就要进退维谷了。”

“像您这样一个人在任何地方会手足无措吗？”基度山说；“得了吧！”

“当然啰！人地生疏。”卢卡人说。

“但别人知道您。”

“是的，别人知道我，所以……”

“说下去，亲爱的卡瓦尔坎蒂先生！”

“所以您会付给我四万八千法郎？”

“只要您提出要求。”

少校转动着惊讶的大眼睛。

“请坐，”基度山说，“说实话，我不知道我怎么搞的……我让您站了一刻钟。”

“别在意。”

少校拖过来一张扶手椅坐下。

“现在，”伯爵说，“您想喝点什么；一杯赫雷斯酒、波尔图<sup>①</sup>酒或阿利坎特<sup>②</sup>酒？”

“来杯阿利坎特酒，既然盛情难却，这是我爱喝的酒。”

“我有上好的阿利坎特酒。来块饼干，好吗？”

“来块饼干吧，既然您硬要我接受。”

基度山打铃，巴蒂斯坦出现。

伯爵朝他走去。

“怎么样？……”伯爵低声问。

“小伙子在那里。”贴身男仆也低声回答。

“好，您让他进来了吗？”

“像大人吩咐的那样，在蓝色客厅里。”

“好极了。去把阿利坎特酒和饼干端来。”

巴蒂斯坦出去了。

“说实话，”卢卡人说，“我给您添了麻烦，我很不好意思。”

“没有关系！”基度山说。

巴蒂斯坦端来杯子、葡萄酒和饼干。

---

① 葡萄牙港口。

② 西班牙东部港口。

伯爵斟满一杯酒 ,而只在第二只杯子里倒了几滴 ,瓶子里装的是红宝石般的液体 ,酒瓶上布满蜘蛛网 ,还有其他标记 ,表明这是陈年老酒 ,比人的皱纹显示高龄更为确切可靠。

少校没有搞错他喝哪一杯 ,他拿起斟满的酒杯和一块饼干。

伯爵吩咐巴蒂斯坦将托盘放到客人伸手可及的地方 ,客人用嘴唇呷了一口阿利坎特酒 ,做了一个满意的鬼脸 ,又轻轻地把饼干在杯子里蘸了蘸。

“这样说 ,先生 ,”基度山说 ;“您住在卢卡 ,您很富有 ,身分高贵 ,德高望重 ,具备了一个幸福的人的一切条件。”

“通通具备 ,大人。”少校一口吞下饼干说。

“您的幸福只欠一件东西 ?”

“只欠一件。”卢卡人说。

“就是重新找到您的孩子 ?”

“啊 !”少校说 ,拿起第二块饼干 ;“这正是我欠缺的幸福。”

卢卡人抬起眼睛 ,竭力要叹一口气。

“现在 ,来 ,亲爱的卡瓦尔坎蒂先生 ,”基度山说 ;“您万分想念的儿子是怎么回事 ?因为别人告诉过我 ,您一直独身。”

“别人一直这样认为 ,先生 ,”少校说 ;“而我……”

“是的 ,”基度山说 ;“而您甚至使人相信这个谣言。您想遮人耳目 ,掩盖年轻时的失足。”

卢卡人挺直身子 ,摆出安之若素和正人君子的神态 ,同时谦逊地垂下眼睛 ,要么想约束住自己 ,要么想发挥想象力 ,一面偷偷观察伯爵 ,伯爵挂在嘴上的笑容始终表现出同样亲切的好奇心。

“是的 ,先生 ,”他说 ;“我想遮人耳目 ,掩盖这个过失。”

“这不是您的错 ,”基度山说 ;“因为一个男人是管不了这些事的。”

“噢 !不 ,当然不是我的错 ,”少校微笑说 ,一面摇摇头。

“而是他母亲的错。”伯爵说。

“是他母亲的错 !”卢卡人大声说 ,拿起第三块饼干 ;“是他可怜

的母亲错！”

“喝吧，亲爱的卡瓦尔坎蒂先生，”基度山说，给卢卡人斟满第二杯阿利坎特酒；您激动得憋不过气来啦。”

“是他可怜的母亲错！”卢卡人喃喃地说，一面试图运用他的意志力，作用于泪腺，挤出一滴假眼泪来濡湿他的眼角。

“我想她属于意大利第一流的家庭吧？”

“是费苏拉<sup>①</sup>的贵族之家，伯爵先生，是费苏拉的贵族之家！”

“她的名字呢？”

“您想知道她的名字吗？”

“噢！我的天！”基度山说；“您用不着告诉我，我已经知道了。”

“伯爵先生无所不知。”卢卡人鞠躬说。

“奥莉薇亚·科尔西纳里，对吗？”

“是奥莉薇亚·科尔西纳里。”

“是侯爵小姐吗？”

“是侯爵小姐。”

“尽管她家里反对，您终于还是娶了她？”

“我的天！是的，我终于娶了她。”

“您把合乎手续的文件都带来了吧？”基度山问。

“什么文件？”卢卡人反问。

“您同奥莉薇亚·科尔西纳里的结婚证和孩子的出生证。”

“孩子的出生证？”

“您的儿子安德烈亚·卡瓦尔坎蒂的出生证，他不是叫安德烈亚吗？”

“我想是的。”卢卡人说。

“怎么！您想是的？”

“当然！我不敢确定，因为他丢失了那么多年。”

“不错，”基度山说；“所有这些文件您都具备吗？”

---

① 意大利中部城市，伊特鲁立亚文明的古老中心。

“伯爵先生，我遗憾地告诉您，由于没有得到通知要携带这些文件，我忽略了随身携带。”

“啊！见鬼。”基度山说。

“这些文件必不可少吗？”

“必不可少！”

卢卡人抓耳挠腮。

“啊！per Baccho<sup>①</sup>！”他说，“必不可少！”

“毫无疑问，如果有人怀疑您的结婚是否有效，您的孩子是否合法，就不好办了！”

“不错，”卢卡人说，“有人会生疑的。”

“对这个小伙子来说，那就麻烦了。”

“必然会带来不幸。”

“他就会错过一门风风光光的亲事。”

“O peccato<sup>②</sup>！”

“在法国，您明白，那是一板一眼的，像在意大利那样，找到一位教士，对他说：‘我们相爱，给我们证婚吧，’那是不够的。在法国，有非宗教结婚，想非宗教结婚，必须具有证明身分的文件。”

“那就倒霉了，这些文件，我没有带来。”

“幸亏我有。”基度山说。

“您有？”

“是的。”

“您有这些文件？”

“我有这些文件。”

“啊！啊！”卢卡人说，由于他看到此行的目的会因缺少文件而落空，生怕忘记带文件会给获得四万八千利佛尔带来一些困难，  
“啊！啊！太幸运了！是的，”他又说，“太幸运了，因为我没想到这

---

① 意大利语：真怪！

② 意大利语：噢，真可惜！

一点。”

“当然！我相信是这样，一个人不能事事想周全，幸亏布佐尼神甫替您想到了。”

“啊，这个神甫真是可敬可佩！”

“这是一个办事仔细的人。”

“这是一个可敬佩的人，”卢卡人说，“他把文件寄给您了？”

“这就是。”

卢卡人合起双手，表示赞赏。

“您在卡蒂尼山的圣保罗教堂跟奥莉薇亚·科尔西纳里结婚；这是教士签署的证书。”

“是的，果真在这里！”少校惊讶地望着证书说。

“这是安德烈亚·卡瓦尔坎蒂的洗礼证，由萨拉韦扎本堂神甫签发的。”

“通通符合手续。”少校说。

“那么拿好这些文件，我用不着，您交给您的儿子，让他细心保存。”

“我想他会细心保存！……如果丢失了……”

“如果丢失了，怎么办？”基度山问。

“那么，”卢卡人回答，“只得让那边再写一份，但弄到手时间要很长。”

“确实会有困难。”基度山说。

“几乎不可能。”卢卡人回答。

“您明白这些文件的价值，我就放心了。”

“就是说我看作无价之宝。”

“现在，”基度山说，“至于小伙子的母亲呢？……”

“至于小伙子的母亲……”少校惴惴不安地重复。

“至于科尔西纳里侯爵小姐？”

“我的天！”卢卡人说，他觉得困难似乎又冒了出来，“还用得着她吗？”

“不,先生,”基度山回答;而且,她不是已经……?”

“是的,是的,”少校说;她已经……”

“辞世了?……”

“唉!是的。”卢卡人赶紧说。

“我知道这个情况,”基度山说;她已经去世十年了。”

“我还在哀悼她的去世,先生。”少校说,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方格手帕,先擦左眼,后擦右眼。

“有什么法子呢?人总是要死的。您明白,亲爱的卡瓦尔坎蒂先生,您明白,在法国用不着让人知道,您跟儿子分离了十五年。波希米亚人诱拐孩子的故事在法国已经不流行了。您送他到外省的中学受教育,您想让他,在巴黎社交界完成这个教育。因此,您离开了维亚雷季奥<sup>①</sup>;自从您妻子去世后,您就住在那里。这样说便够了。”

“您相信?”

“当然。”

“那么很好。”

“如果有人知道一些你们父子分离的情况……”

“啊!是的。我说什么呢?”

“说有一个背信弃义的家庭教师,投靠您家的仇敌……”

“科尔西纳里家的人?”

“当然……劫走这个孩子,让您断子绝孙。”

“不错,既然他是独生子。”

“那么,既然一切都安排停当,您的回忆旧事重温,不会让您出洋相,您无疑已猜出,我有意安排好让您出乎意外吧?”

“令人高兴的事吗?”卢卡人问。

“啊!”基度山说;我看出,一个父亲的眼睛和心都是骗不过的。”

---

<sup>①</sup> 意大利中部城市。

“哼！”少校说。

“有人已经冒冒失失向您透露过了吧，或者不如说您已猜出他在这里。”

“谁在这里？”

“您的孩子，您的儿子，您的安德烈亚。”

“我已猜到了，”卢卡人镇定自若地回答，“这样，他在这里？”

“就在这里，”基度山说，“贴身男仆刚才进来时，通知我，他来了。”

“啊！好极了！啊！好极了！”少校说，每感叹一声就抽紧一下直领长礼服的肋形胸饰。

“亲爱的先生，”基度山说，“我理解您的激动，您需要一点时间恢复过来，我也想让小伙子准备迎接这次望眼欲穿的会面，因为我猜想，他的急不可待也不下于您。”

“我相信是的。”卡瓦尔坎蒂说。

“那么，过一刻钟我们来找您。”

“您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吗？您这样好心，要亲自把他引见给我吗？”

“不，我决不想置身于父子之间，就你们两人，少校先生，但请放心，即使血亲的关系不起作用，您也不会搞错，他会从这个门进来。这是一个金发的漂亮小伙子，或许有点过分金黄，待人总是很体贴，您会看到的。”

“对了，”少校说，“您知道，我身上只带着两千法郎，是那个善良的布佐尼神甫叫我去支取的。我用作旅费了……”

“您需要钱……一点不错，亲爱的卡瓦尔坎蒂先生，喏，您一点一点，这是八张一千法郎的钞票。”

少校的眼睛像红宝石似的炯炯发光。

“我还欠您四万法郎。”基度山说。

“大人要收据吗？”少校问，一面将钞票塞进直领长礼服的内口袋里。

“何必呢？”伯爵说。

“让您跟布佐尼神甫结清帐目。”

“那么，您拿到剩下的四万法郎时再一并给我开张收据。在正派人之间，用不着这样小心谨慎。”

“啊，是的，不错，”少校说；“在正派人之间。”

“剩下最后一句话，侯爵。”

“说吧。”

“您允许我提出一个小小的建议，是吗？”

“怎么啦！请说吧。”

“您脱下这件直领长礼服不碍事的。”

“当真！”少校说，带着一点得意看看自己的衣服。

“是的，在维亚雷季奥还穿这种衣服，但在巴黎，不管这种服装多么雅致，早已过时了。”

“真遗憾。”卢卡人说。

“噢！如果您很稀罕，那就在离开巴黎时再穿上好了。”

“但我穿什么衣服呢？”

“在您的箱子里找一找。”

“怎么，在我的箱子里！我只有一个旅行箱。”

“当然是随身携带。何必自找麻烦呢？再说，一个老军人总是喜欢轻装出门。”

“正因此……”

“您是一个仔细的人，您先寄出箱子。这几只箱子昨天已运到黎世留街王子饭店。您在那里预定了房间。”

“那么衣服在这些箱子里？”

“我猜想，您小心谨慎，叫您的贴身男仆把您所有的必需品都装进去了：作客穿的衣服和军装。在重大场合，您穿军装，效果很好。别忘了佩戴十字勋章。法国人虽然加以嘲笑，但总是戴在身上。”

“很好，很好，很好！”少校说，越来越喜形于色。